

## 第七章 馬車上的天下，皇宮中的豆苗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眾臣略帶古怪麵色從範閑的身邊走過，退出了太極殿，而範閑此時心中也稍有些不安，他知道呆會兒禦前對話的格局是什麼，就算自己是監察院的提司，身處其中，隻怕也會顯得格外突兀，自己的資曆年紀終究是太淺了些??但事已至此，他也隻好坦然而應，略帶一絲小意地跟在幾位老大臣的身後，隨著太監往殿後轉去。

三轉二回，並沒行得多遠，便來到了一間偏殿之中，頂上隔著，所以空間顯得並不如何闊大，左手邊一大排齊人高的偏紋衡水架，架上擺的全是書籍。範閑暗中打量四周布置，知道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禦書房，唇角笑意一泛即逝，大約是心中想到了前世常看的辮子戲。

皇帝此時已在宦官的服侍下脫了龍袍，換了件天洗藍的便衫，腰間係著一條玉帶，看上去倒是休閒。皇帝斜倚在矮榻之上，伸手將茶碗擱在幾上，很隨便地揮了揮手，太監們趕緊端了七個織錦麵的圓凳子進了屋。七位老大臣俯身謝恩，便很自然地落了座。

太子與大皇子很規矩地站在皇帝所處矮榻的旁邊，雖沒有一個座位，但看二人臉上的神情，便知道這是向來的規矩。

隻是如此間向來隻預了七個凳子，今天卻偏偏多了位年輕官員，這禦書房的太監可能是沒有見過範閑，所以也有些為難，不知道隻是傳進來備問的下級官僚，還是旁的什麼尊貴人物。

眾人皆坐，範閑獨立。頓時將他顯了出來，父親範尚書卻是眼觀鼻，鼻觀心，根本沒有向他望一眼。範閑不由自嘲地笑了笑，將自己本就不顯眼的位置再往後挪了挪。

他這個小小地舉動，卻落在了太子眼中，太子向著他微微一笑，範閑隻敢以目光回意，卻不經意間瞧見大皇子在陛下的身後竟是打了個小小的喲欠，估計這位皇子昨兒個剛剛回京，不知道喝了多少的酒，今天隻怕是乏極了。

除了流晶河畔茶館初逢那日，今天。是範閑離皇帝最近地一次，近的似乎觸手可及，他忍不住微微抬頭。用極快的速度掃了一眼，卻不敢盯著對方看。畢竟對方是皇帝老子，清朝雖然出了個叫慕天顏的官員，但真對著天顏，想來沒有誰敢像看美女一樣地放肆欣賞。

但就是這極快速的一瞥。範閑看清了對方的容貌，卻險些被那雙回視過的目光震懾住了心神！

皇帝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計較他的直視。範閑麵露僥幸，心中卻是根本毫無畏懼。過了一會兒，正在興慶宮帶著小皇子讀書的二皇子，也被太監請了過來，他進禦書房的時候，手中還牽著小皇子地手。看著這兄弟和睦的一幕，皇帝微微點頭，似乎比較滿意，太子臉上帶著微笑。卻不知道心裏罵了多少句髒話。

...

“給範閑端個座位來。”待四位皇子齊齊站到矮榻旁邊後，皇帝似乎才發現範閑站著的，隨意吩咐了一句。

範閑微驚應道：“臣不敢。”以他地品級，進禦書房已屬破例，這四位皇子還站著的，他如何敢坐？六位老大臣聽著陛下給這年輕小家夥賜座，也覺得臀下有些發癢，動了一動，扭了一扭，咳了一咳，明顯是有些不滿意，心想自己在朝中少說也熬了二十年，才在聖上麵前有了個位置，你這範家小子，居然初入禦書房就能有座位！

太子看了大臣們一眼，對著皇帝恭敬說道：“父皇，範閑年輕，身子骨不比幾位老大臣，看他惶恐模樣，還是站著吧。”

這話說的極中正平和，不論是幾位老大臣還是範閑，都心生謝意。

此時大皇子又多了句嘴，說道：“狠得當年父皇讓我們兄弟幾個聽諸位大人商議國是，必須得站著，是因為兒臣等日後要輔佐太子殿下治國平天下，既是聽課，那學生便得有學生的模樣...”他話沒有說完，但意思卻已經明白了，你範閑年紀輕輕，初涉官場，有何政績，何德何能讓我們幾個皇子來把你當老師一樣看待。

幾位老大臣也捋須搖頭??這座位看似尋常，但裏麵隱著的含義卻非同小可，他們敢保證，今次禦書房中，範閑如

果真地有了座位，不出三刻，這消息便會傳遍京都上下。

範閑正準備順水推舟，辭謝陛下，不料卻看著皇帝投來的那道淡然眼光，心頭微凜，竟是將話又咽了回去。

...

皇帝看了眾臣子一眼，又看了看自己那個雖然直爽，但性情卻顯急躁了些的大兒子，說道：“範閑他自然是當不起這個座位...不過今日他卻必須得坐，不為酬其勞，隻為賞其功。”

眾人不解何意，但聖上既然開口，禦書房內自然一片安靜。皇帝望著自己地幾個兒子柔聲說道：“你們若是也能把莊墨韓家的一車書拉回來，朕也讓你們坐！”

眾人默然，心知肚明這車馬代表著什麼，雖然還是覺得這位皇帝陛下在文道虛名上有些偏執，卻也不好如何反駁。

皇帝知道眾人在想什麼，冷冷說道：“不要以為這隻是讀書人的事兒，什麼是讀書人，你們這些臣子都是讀書人。文治武功，這武功之道朕不缺，缺的便是文治上的東西...一統天下疆土容易，一統天下人心卻是難中之難，不從這上麵下功夫，單靠刀利馬快是不成的。”

大皇子的臉上明顯露出了不讚同的神色，但父親沒有說完，自然不敢多嘴。

聽著皇帝繼續悠悠說道：“馬上可奪天下，卻不可馬上治天下。之道看似虛無縹緲。但卻涉及天下士子之心，想當年朕三次北伐，生生將那魏氏打成一團亂泥，誰能想到戰家竟能趁亂而起。不過數年的功夫，便攏聚了一大批人才，這才有了如今地北齊朝廷，阻了咱們地馬蹄北上...他們靠的是什麼？靠的就是他們在天下士子心目當中的正統地位！天下正朔？這還不是讀書人整出來地事情...舒蕪，顏行書！你們是慶國大臣，但當年卻是在北魏參加的科舉，這是為何？”

舒大學士與顏尚書趕緊站起身來，惶恐不安。

皇帝搖手說道：“天下士子皆如此，如今還有這等陋風，朕不怪爾等。爾等也莫要自疑。朕隻是想告訴你們，天下正朔、士子歸心會帶來許多好處，各郡路多得良材賢吏。便在言論上也會占些便宜。”他望向大兒子冷冷說道：“朕知道你在想什麼，但如果出兵之時，能少些抵抗，能讓你治下將奔少死幾個，難道你不願意？”

大皇子默然無語。

皇帝又冷冷說道：“一馬車的舊書。能為朕多招攬些周遊於天下的士子，能為朕惜存無數將士的性命，朕賞範閑這個座。又有何不可？”

眾人總覺得有些古怪，似乎陛下是在刻意向天下示寵，而且為什麼範尚書沒有出來代子辭座？不過整個慶國便是生於戰火之中，國民們對於一統天下有壓倒一切的狂熱與使命感，陛下既然將範閑此次出使帶回來的書，與一統天下的大勢聯係在一起，誰還敢多說什麼，紛紛起身連道聖上英明。

...

馬車與天下能有什麼直接的關係？範閑謝過陛下賜座，滿臉平靜。不驕不燥穩坐如山，心裏卻在苦笑著，不明白這位皇帝老子為什麼非要將自己擱在火籠上麵蒸烤。

紅色的絨布拉開，露出裏麵那張闊大地地圖上，地圖已經重新改製過了，慶國黃色的疆土正在不停地向著東北方延伸，而她的身下身後除了那些荒原胡地之外，已經盡歸己身。慶國疆土延伸地勢頭十分迅猛，東北方的北齊雖然看上去依然是個龐然大物，但在慶國這頭野獸的麵前，卻顯得有些臃腫不堪。北齊雖然也是新興之國，但卻不止繼承了當年大魏的大片疆土，同時也繼承了大魏已然露出腐配味的官僚機構與風氣。

範閑看著那張地圖，聽著不停傳入耳中地討論之聲，身處慶國的權力中心，才第一次感受到慶國強悍的行事風格與狂野地企圖心，不免在心頭歎了一聲，北方那朝廷畢竟猶有實力，再看海棠與那位皇帝陛下的念頭，這天下戰亂一起，這天下黎民不免又要遭殃，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復過來。

他雖不是悲天憫人的和平主義者，但對於戰爭這種事情，實在是興趣乏乏。

皇帝此時正在與幾位大臣商議國務要事，間或聽到幾句大江堤防之事，又議及年入還有那些小諸侯國的歲貢問題，這些事情範閑一概不知，自然也不會插嘴，就算他心中有想法，此時坐在“老虎凳”上，也不會多發一言。

眾人有意無意間，就將他遺忘了在禦書房的一角，所以他才有閒暇心思，看著那張明顯經過改良後的地圖，不停地發呆，做著墨氏門徒的歎息。

忽然間，一個詞蹦入了他的耳朵裏??內庫！他眉頭微皺，心頭漸生警惕，皇帝將自己留了下來，果然不是給個凳子，賞個臉麵這般簡單。

...

“諸位卿家都知道，內庫雖然名為內庫，但卻牽連著諸多要害。”皇帝恨聲說道：“這些年內庫搞的何其難堪，新曆三年地時候，疏浚南方河道，又遇北方降寒，朕下內庫向國庫調銀，哪裏知道...廣惠庫竟然連銀子都拿不出來了！”

廣惠庫是內庫十庫中專司貯存錢鈔的庫司，金銀卻應該是放在承運庫中，皇帝生的這個氣似乎是生錯了對象。但不論怎麼說，承運庫與廣惠庫都是長公主與戶部方麵共同協理。雖然這十年裏，戶部根本不敢說半句話，戶部尚書範建還是趕緊站起身來請罪。

皇帝揮揮手，根本不正眼看他。繼續說道：“新政無疾而終，但朕決意在內庫上做做文章，不求回複十幾年前的盛況，但至少每年也要給朝廷掙些銀子回來。”

他說話的聲音並不高，語氣也並不如何激烈，但內裏蘊含著地威勢，卻讓諸人不敢言語：“皇妹回了信陽，總歸要個攏頭的大臣來做這件事情，你們有什麼好人選，報與朕聽聽。”

禦書房內這幾位大臣與皇子都知道。這不過是個過場，京都裏早就知道，陛下屬意的人選正是此時安靜坐在後方的範閑。而陛下先前“借車發揮”，大力扶範閑上位，不外乎也是先給臣子們表個態，不要在呆會兒地內庫主事人選上唱反調。

但眾人也知道其實內庫的情形遠沒有皇帝所說的那般糟糕，每年由江南各坊輸往北方的貨物。少說也要為朝廷掙幾百萬兩銀子，如果不是內庫那些非常隱秘的生意支撐著，慶國也沒有足夠的財力四處拓邊開土。一時間對於範家生出了隱隱嫉妒之心。

不過既然陛下顯得如此不滿，想來日後不論誰接手內庫，隻怕每年都要頭痛上繳的銀錢數目。

想到此節，眾臣才將嫉恨的心思淡了些許，但縱是如此，也沒有人願意在此時提議範閑??這是臉麵問題，也是經濟問題，內庫再如何難打理，主事之人每年撈的油水不會少了去。這些大臣們每年也要從信陽方麵獲得極厚的打賞，哪有不知道地道理。

眾臣不說，範建礙於身份，自然也不好提名自己的兒子，禦書房內一時竟陷入了尷尬的沉默。皇帝沒有說什麼，隻是拿起了茶杯，淺淺啜了一口，臉色如常，卻沒有人發現他眼中地寒意。

...

“兒臣舉薦...”

“兒臣舉薦...”

禦書房內眾人一驚，這沉默竟是同時被兩人打破，而且同時發話的二位，一位是太子，一位是二皇子，這狀況可就精彩了。

皇帝微微點頭，說道：“說吧。”

二皇子看了太子一眼，微微歉然一笑說道：“太子既然有好人選，臣洗耳恭聽。”

皇帝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什麼。

太子見二皇子謙讓，他身為東宮之主，將來慶國的皇帝，自然是當仁不讓，對著父皇行了一禮，說道：“父皇，兒臣推薦範閑。”

禦書房裏的人都清楚，東宮拉扯範閑不遺餘力，更何況這種順水人情自然是做得的。不料陛下卻沒有馬上表態，反而問二皇子道：“你準備薦舉何人？”

二皇子微羞一笑，說道：“兒臣也是準備舉薦...範閑，範大人。”

禦書房裏依然安靜著，皇帝卻用意味深長地眼光掃了範閑一眼。範閑麵色不變，準備起身應對，不料皇帝根本不

給他這個機會，淡淡說道：“既然你們兄弟二人都認為範閑可以，那就是他了，秋後便擬旨意，不用傳諭各路郡州。”

話題至此，便成定局，雖然這是年前範閑與林婉兒成婚之初，宮中就議定了的事情，但今天在禦書房中提出通過，記錄在冊，自然不能再改。一想到範家父掌國庫，子掌內庫，眾人的心中總會有些怪異地感覺，這等聖眷，這等榮寵，京中實在是再找不出第二家來，再看太子與二皇子都爭著交納範閑，便知道範家的地位在今後這些年裏，恐怕隻會往上，不會下墮，烈火烹油，不過如是！

範建與範閑父子二人趕緊起身謝恩，連稱惶恐。

皇帝沒有多在意他們，反而微笑問道：“既然定了，朕這才來問你兄弟二人，為何同時屬意範閑？”

太子略一思忖後笑著就道：“兒臣隻是有個粗略的想法，範尚書大人為國理財，卓有成效，範閑既然是他家公子，想來在這方麵也應該有些長才。”

二皇子也笑著說道：“兒臣也是這般想法，再說內庫多涉金銀黃白之物，總需得一個潔身自好的大臣理事才是。兒臣妄言一句，如今官場之中，貪墨成風，雖然各路郡中也有出名的清官。但多在地地方，小範大人才華橫溢，世人皆知其乃高潔之士，由他理著內庫，想來合適。”

“噢？”皇帝麵色不變，問道：“道理倒是勉強通的，可還有別地原因？”

太子與二皇子互視一眼，都覺著有些摸不著頭腦，莫非陛下是借機考較自己二人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太子隻好硬著頭皮說道：“二哥說的極是，加上內庫監察向來是監察院的分內之事，範大人既然是監察院提司。想來二司配合上，也會方便許多。”

與二皇子一路進來地小皇子，已經枯站了許久，腳都有些酸了，加上可能也聽不大明白這些白胡子大臣在和父親說些什麼。精神不免有些不濟，恍惚之中，有些奇怪。嘻嘻笑著稚聲稚語道：“太子哥哥，依你說地，這個範閑豈不是自己監察自己了？”

他是個小孩子，所以說話可以放肆一些，旁人也隻會以為是童真之語，但似乎是無心之語，卻直指太子先前言語的錯漏處。眾大臣雖然不敢言語，太子卻是麵色微愠。

好在二皇子此時也苦惱道：“父皇，兒臣實在也想不出來了。”

皇帝沒有責備太子一言一語。隻是淡淡說道：“想不出來了？那為何先前你要保舉他？”

禦書房內眾人見聖上東一下西一下的，明明自己屬意範閑，卻偏要找兩個兒子的麻煩，實在是覺得聖心難測，隻好將嘴閉的緊緊的，生怕惹出什麼禍事來。

範閑身為當事人，更是覺得屁股下麵的“老虎凳”不止紮人，更有些燙屁股。便在此時，二皇子略帶一絲不安說道：“其實...還有一樁原因，是...因為兒臣...與範大人私交不錯。”

...

陛下安靜地看著自己的二兒子，片刻之後，忽然笑了起來，笑聲顯得十分舒暢，說道：“千條萬條，隻此一條足矣...這內庫是什麼？便是皇室之庫，既然要範閑來打理內庫，他自然要與皇室足夠親近才行，範閑既然在太常寺做過，這一條親近便已足夠。”

當然足夠了，範閑怎麼說也假假是個郡主駙馬，怎麼說，太子，二皇子也是常喊他妹夫。太子在一旁聽著，不由在心裏歎了口氣，心想老二果然厲害，居然猜到了父皇想要的答案，自己怎麼就慢了一些？

由於大軍初回，邊界初定，所以今日的議事比往常顯得久了些，竟是過了午飯地時，辰。皇帝看了看天時，便吩咐太監們備膳，將諸大臣皇子留下來一起用膳。範閑今兒頭一次吃禦膳房弄出的東西，也沒覺得哪裏出奇，不過是些青菜魚雞之類，更讓他舒服的是，與聖上一同用膳並不像自己想像中那般難受，吃飯前也不需要再次磕頭。

太子與二皇子先前地話語全都落在了他的耳朵裏，知道自己是躲不了了，再看那位龍榻上的中年男子時，心裏不禁多出了一絲警惕與寒意??皇帝的恩寵基於某個荒謬的事實，但他並不認為一個帝王，會擁有多少親情這種難得地東西。

範閑不是一個好控制的人，他是跪也跪得，忍也忍得，聽也聽得，但有什麼事兒威脅到自身底線的時候，他會微笑著去摸自己地左小腿，跪不得，忍不得，聽不得，隻會去你媽的。

太子與皇子們老老實實地侍候陛下用膳，然後去偏殿用飯。此時聖上與幾位老臣正在閒聊，飯桌之上自然不談國事，所以議論的盡是誰家井水沏茶極佳，某州西瓜大如巨石，如何如何，偶爾又會提到天下逸聞，自然不免提到莊墨韓辭世一事，眾人的聲音似乎都黯然起來，想來除了舒大學士與顏行書外，這些慶國的高官們甚至是陛下，啟蒙之時也曾經背過莊大家的經策。

總之這頓飯，吃的比範府的家宴還要輕鬆許多。範閑有些肚餓，也沒有豎耳去聽那邊談話。正挾了一筷子長長地上湯豆苗在往嘴裏送，忽聽著陛下指著他說道：“範閑，你過來。”

範閑一怔放下筷子，有些依依不捨地瞥了一眼香噴噴地上湯豆苗。臉上堆出明朗笑容，快速走到了聖上的矮榻之旁，看著那張雖然清瘦卻英氣十足的臉頰，他地眸子裏恰到好處地扮演出一絲激動與黯然，拱手行禮。

老臣們不知道陛下喊他過來做什麼，有些好奇地豎耳聽著。陛下笑著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還記得那日在流晶河畔的茶館裏，朕曾經許了你什麼？”

範閑沒有料到皇帝陛下竟然會在這些高官們的麵前，將那次巧遇的事情說了出來，一笑應道：“臣那日不知是陛下。還與宮統領對了一掌，冒犯了聖駕，實在是罪該萬死。”

吏部尚書仗著自己三朝元老的麵子。捋須自矜問道：“原來聖上與小範大人在宮外曾經見過。”

慶國的皇帝陛下在商討國事的時候，顯得不怒而威，但此時卻又顯得十分隨和，呵呵一笑將當日的事情給眾臣子講了一遍。範建心裏暗道荒唐，隻好再次請聖上恕過犬子冒犯之罪。其餘的幾位朝中大老卻是暗中嘀咕，難怪範閑如此深受聖寵，原來竟有這等奇遇。這小子的運氣未免也太好了些，又不免好奇陛下究竟許了範氏子什麼。

“朕曾經說過，要許你妹妹一門好婚事。”皇帝看著範閑地眼光十分柔和，竟是帶了一絲天子絕不應該有的自詡之色，“如今範小姐許給了靖王世子，你看這門婚事如何？”

範閑心頭比吃了黃連還苦，臉上卻滿是感動之色，跟著父親連連拜謝。而身旁的幾位老臣在微微一怔之後，也開始溜須拍馬。說陛下河畔偶遇臣子，便成就了一段姻緣，實在是千古佳話雲雲。

說話地聲音有些大，傳到了隔壁廂正在用膳的幾位皇子耳中，大皇子皺了皺眉，太子卻是微微一笑，更為自己拉攏範家的決策感到英明，下意識裏去看二皇兄的臉，卻發現這位臉色不變，依然如這些年裏那般慢條斯理??甚至有些古怪緩慢而連綿不絕地咀嚼著食物，不由在心底痛罵這廝虛偽不堪。

禦書房所在殿宇內外，盡是一片歡聲笑語頌聖之聲，有誰知道範閑心頭的煩惱與苦楚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